

汶川的月亮·人物



失踪者归来

郑仕琼：感觉好比劫后余生

地震过去4个月了，郑仕琼还不时见到一脸惊讶的朋友，“你不是死了吗？”“我还活得好好的，没死。”回答的时候，郑仕琼哈哈大笑，她并不忌讳这个话题。地震发生以后，在北川县政协工作的郑仕琼负责失踪者的登记工作，一个半月下来，登记了上万名失踪者，见到了太多的悲苦，流了太多的泪水，而她自己，也被亲友当成了失踪者，四处寻找。

死神擦肩而过

51岁的郑仕琼现在的职务是北川县政协民族宗教联谊委的副主任，副科级。在地震之前，当有人问到她的级别和职务时，这个老公务员就会笑着说：“混了半辈子才是副科级，没有前途了。”但现在，她把这一切都看淡了，“无所谓了，等退休了，回家要好好带带孙女。”

地震发生时，郑仕琼正在政协的宿舍大楼里，这个6层高的宿舍大楼位于北川县城的老城区。即将去上班的郑仕琼正在家里看电视，新闻里说缅甸的热带风暴肆虐，死了两万多人。电视画面中的人间地狱让她一度落泪，“当时觉得他们太惨了，但我怎么也不会想到，这种惨状马上就会发生到我们北川。”下午2:25，她关上电视，准备出发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大楼晃动了一下，“又地震了。”北川人对地震已经习以为常，所以在北川生活了20多年的郑仕琼也没当回事，还是整理东西，准备下楼。但是，她的房门还没来得及打开，地板突然向波浪一样涌动起来。郑仕琼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，“这个地震猛得很！”郑仕琼学过一点地震的逃生知识，她想到厕所里去躲一阵，但她的身体根本无法移动，地震波把她抛了起来，随后又重重摔到地下。“这可不行了，要死人的。”郑仕琼知道，她只要抓住固定物，然后挪到厕所去，她就有逃生的希望。

这时，地震更加猛烈了，墙壁上的石灰哗哗地掉下来，还没等她站起来，地震波又把她抛到了客厅，接着又把她抛到了另一个房间，“我家就三个房间，地震的时候全滚到了。”郑仕琼还是无法站立，她听见了对门邻居的喊叫声，他们是两个70多岁的老人，还有一个保姆。“郑仕琼，快来救救我们！”他们死命喊着。

“我现在自己也救不了，你们躲到厕所去，等我过来，不要慌张。”就在这时，楼板突然塌了下来，擦着郑仕琼的肩膀滚落下去，正好砸到了她家的门上，把门砸开了。郑仕琼趁着地震的间隙，立即滚出了房间，来到楼梯处，她向外张望，北川已经不是她熟悉的北川了，一片废墟和灰尘，而她住的房子，一楼也已经完全塌陷，楼房处于倾斜状态，摇摇欲坠。一块楼板又哄地掉落下来，再次从她的肩上擦过去，“我命真大。”

已经逃到楼下的人看见郑仕琼懵懵懂懂地站在楼梯口看着什么，都叫她赶紧下来。她这才发现，自己还处在危险中。楼房虽然倾斜，但楼梯还没有完全破坏，她顺着楼梯下去，跑到3楼的时候，再从已经倒塌的墙壁上滑了下去。

她的邻居还在危险中，已经缓过神来的郑仕琼立即叫上几个人，把这对老夫妻和保姆背了下来。她又来到三楼，把一个独居的老人背了下来。这时的北川城一片哭泣声。“我的亲戚不知道怎么样。”



“失踪者”郑仕琼
快报特派记者 郑春平 朱俊骏 摄

郑仕琼一路狂奔，想寻找亲戚的房子，但是，北川城完全变了样子，她根本无法辨认出哪里是哪里了。面对一个个废墟，她和所有人一样嚎啕大哭，“北川到哪里去了啊！”哭的时候，她突然发现自己的脚上竟然没有鞋子。

成了失踪者

郑仕琼从废墟里翻出了许多鞋子和衣服，她学过一些地震知识，知道大震之后会有大风和大雨，所以，衣服也不分男



女老少，全分给了周围和她一样遭难的人。

当时，郑仕琼的丈夫在绵阳，而他们的儿子在浙江的宁波，郑仕琼很想跟他们报个平安，但是，手机已经没有一点信号。不久她和单位取得了联系，并投入了自救工作，她接到的新任务，是和另外三人组成失踪人员登记组，负责失踪人员的登记。

郑仕琼在5月12日的晚上见到了自己的丈夫，她的丈夫从绵阳赶来。而他们的儿子从电视上得知北川地震的消息后，立即买了飞机票，从宁波赶回成都。飞机上一路嚎啕大哭。当5月13日终于见到了母亲之后，这个一向不善于表达感情的儿子紧紧地抱住了妈妈，哭得透不过气来。

郑仕琼没想到的是，忙着登记失踪人员的她，自己也成了一名“失踪者”。她是在5月中旬的时候才知道这个事情的。一天中午，她正在忙着登记失踪信息，因为刚刚哭过，嗓子哑哑着。她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，看区号是从深圳打来的，里面是一个女人的声音，非常低沉，“你是仕琼的亲戚吗？她……”还没说完，电话那头就传来了哭声。

“你是哪位？”郑仕琼一时想不起这个人来。

“我是她朋友。”那个人哭着说，“你们一定要坚强些，仕琼姐肯定没事的，她会回来的。”

“我就是郑仕琼啊！”但一脸懵懂的郑仕琼也知道了对方的身份，这是一个多年没见的老朋友，一直在南方做生意，“你是周燕吧！”

对方在电话里“啊”的一声叫了起来，足足有一分钟没有反应过来，“你不是失踪了吗，你儿子正在找你！”反应过来的周燕急急地说道：“你快

给你儿子打个电话，他们肯定急死了！”

“我见过我儿子啦，我们家里都蛮好的！”郑仕琼说。

对方终于松了口气，“担心死我了。”周燕在电话中说，“我刚才看中央电视台，有一个寻人启事，是一个儿子寻找在北川的妈妈，妈妈的名字就叫郑仕琼，我还以为是你！”刚刚还哭的周燕突然笑了起来。

以后的几天里，郑仕琼总要见到一脸惊讶的朋友，“哎呀，我们都以为你死了，谢谢天地！”他们见到活着的郑仕琼，连连双手合十。

而郑仕琼也仿佛真正失踪过了一样，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。“我以前一个人住习惯了，长年见不到儿子，但现在一天不通电话就想得慌。”现在，郑仕琼已经计划好了，退休后，就和丈夫一起到宁波去，和儿子生活在一起，“没有比一家团聚更好的事了。”

失踪，一个缓冲的词汇

“失踪”的郑仕琼做着登记失踪者信息的工作，每天都不知道要掉多少眼泪。当时，有关领导在对失踪者进行定义时说，只要没有火葬场火化证明的，都可以算作失踪者，如果将来发现了尸体，或者他还活着，就把他们的名单从失踪人员库中钩掉。三个月之后，这些失踪者没有信息的，将宣布死亡。来申请登记失踪的，可以是被登记者的直系亲属，也可以是普通的亲戚或朋友。因为好多失踪者都是全家失踪的。

登记工作基本上是从5月22日开始的。之前，所有的人都在寻找着自己的亲人，只要没有见到尸体，总是还有希

望，所以，“失踪”这个词就成了亲人心理上的缓冲地带，“他们还会回来的！”

郑仕琼曾经见到一位伤心的父亲，他的女儿在北川中读书，这位父亲在废墟里找了三天，都没有发现女儿的一点踪迹。有一天，他突然听说，他的女儿被消防队员救了出來，很有可能送到医院去了。

这位父亲找遍了绵阳的所有医院，都没有找到女儿。他又一路打听，只要哪个省的医院收治了地震灾区的伤员，他都会过去寻找。一个多月下来，他跑遍了半个中国，仍然没有女儿的任何消息。

当这位父亲在郑仕琼面前登记的时候，一边说一边哭，郑仕琼也跟着哭，“我女儿是被人救上来的，她不会死，但我实在不知道她在哪里！”

登记完女儿的信息后，这位伤心的父亲说：“我明天再去外地看看，说不定我女儿快要出院了。”

一个月后，郑仕琼再次见到了这位父亲，这一次，他是来到民政局的窗口，登记死亡人员的信息，看见郑仕琼，他又哭了，“我找到她了。”这位父亲说。

万分之一的希望

郑仕琼几乎每登记一个名字，只要他们的亲人在哭，她也忍不住掉眼泪。有些名字，她还是熟悉的，曾经在一起吃过饭，有的甚至还是自己的亲戚，但现在，却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坎。每一个前来登记的人，眼睛都是红红的，坐在郑仕琼对面的时候，郑仕琼总不会主动去问他们什么，因为她知道，表格的每一个信息里面，都有着难以述说的悲痛。信息登记完后，前来登记的人总会说一句，“说不定明

孩子失踪后，一对夫妇痛不欲生 CFP/图

天就找到他了。”郑仕琼和她的另外三名同事，每天都要登记上千名失踪者信息，一个半月下来，登记了足足上万条，但经他们登记的这上万条信息中，只有两个人是活着回来的，其他的都永远找不到踪迹了。

她还记得一个叫罗菊的女人，她在“失踪”20多天，突然来到了郑仕琼的面前，核销了她的失踪档案。郑仕琼没能留下她的联系方式，但是却知道了她和亲人悲欢离合的故事。

地震的时候，罗菊正在家中睡觉，她的房子垮了，她和家人都被压在废墟里。第三天，她被消防队员从废墟里挖了出来，她的右手被预制板压得无法动弹，失去了知觉。获救后，她直接被送到了绵阳当地的一家医院。但是，她的丈夫却没能被救上来。

罗菊的妹妹在地震中活了下来，当她看到姐姐家的房子已经完全垮塌时，忍不住在废墟边失声痛哭。她四处寻找姐姐的消息，先来到位于北川中学的急救中心，但没有幸存者姐姐的名字，她又去一些医院打听，也毫无消息。在5月底的时候，罗菊的妹妹来到郑仕琼的办公桌前，为姐姐办理了失踪登记。

但是，20多天后，郑仕琼突然看见罗菊的妹妹过来了，还带来了一个女子。“我姐姐还活着，你们把她的名字删掉吧。”罗菊的妹妹说。原来，罗菊一直在医院治疗，康复后，她在九州体育馆的安置名单上看到了妹妹的名字，便取得了联系。

但是，罗菊和她的妹妹在核销名字时，却没有任何的喜悦，因为罗菊的丈夫没了。在核销完自己的名字后，罗菊又来到了隔壁的民政局办公点，在死亡人员的信息登记表上，填下了丈夫的名字。

快报特派记者 郑春平 朱俊骏



贴满失踪者名单的“寻亲墙” CFP/图



父亲抱着孩子在救助中心 CFP/图



一对父女幸存者 CFP/图